[馨香一瓣]

麦笛声声

夜幕下的常山港 通讯员 郑洪根 摄

郑忠信

美丽的常山江日夜欢畅不息,在渣濑湾唯美的花海桑田辗转缠绵后,终卷起恋恋不舍的浪花,径直甩向十里柚乡街外广袤的江滩卵石,溅起高高的水柱……

在童年的记忆里,这高高的水柱活脱脱一个个俊美的精灵,或俯视浅浅的溪底一尾又一尾的河鱼若隐若现,或笑看浪尖一波又一波的渡船摇摇晃晃,或钟情沙滩一丛又一丛的桑葚历红变紫,或遥望江岸一垄又一垄的麦地由绿渐黄,或聆听小伙伴们一阵又一阵的麦笛,从袅娜炊烟里雀跃而来,或伴蛙声,或和蝉鸣,或杂牛哞,或随风咽……等到伙伴们光着屁股下到河里开打水战,那麦笛才暂停奏乐转而欣赏浪里白条了,及至暮色四合复又吹响,向满溢麦香的餐桌进发,声声麦笛无异于对美味的声声渴盼,而忙碌的大人们总能听懂孩子的麦笛声里的种种渴望,那些年不知吹坏了多少支麦笛,但清晰记得麦香饼里妈妈的味道!

令人垂涎的常山麦香饼据说缘起嘉庆年间,储氏道枚、道树、道远由安徽安庆怀宁县迁居常山麦坑,定居后春种水稻秋种小麦。翌年五月麦收后,家家户户都做烧饼,传承至今。妈妈的巧手总能将上乘的麦粉百变传奇,捏出面筋后,裹肉五香,加以腌菜,辅以葱条,拌匀辣粉,烤温适度……童年的阵阵饼香与声声麦笛一直萦绕在常山江畔,川流不息!

吹着欢快的麦笛牧归饱餐后,多半是摇着麦扇拿个玻璃瓶蹲守篱笆墙根捉萤火虫,整个玻璃瓶荧光闪亮后就雀跃而归,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偶而帮衬照着隔壁的老先生给父母代笔致信江苏某部当兵的舅舅,母亲不识几个字,父亲识不了几个字,每次收、寄信时,老先生都会翻译一通,我只听得懂土话版的书信内容,看父母对老先生的虔诚恭敬和对书信内容的侧耳恭听,燃起了我对知识和远方的无限渴望,老先生慢慢聊着、写着,我在边上默默地听着、吹着,仿佛这声声麦笛也能随老先生的笔端一起注入信笺遥寄远方。此后,常山江畔的麦笛又多了些许渴盼——渴盼驮着绿色邮包的自行车早日登上江彼岸的渡船,然后伴随我的声声麦笛慢慢靠近;渴盼五花大绑的各色背包和行囊,挤上那条渡船远我而去,或南下或北上,或求学或入伍,或营生或打拼,徒留一管麦笛在江畔神伤。

也不知道哪一天,河对岸突然冒出一辆黑色小轿车,一群人簇拥着那些年难得一见的大腹便便的老爷爷,渡船非常迫切地靠了过来,还没泊稳,脚步急切地往滩地上撩起一股烟尘,我尾随这股烟尘进了村尾的老宅门,那里也簇拥着一拨人,那一拨人将风风火火的这一拨人拥进去以后,把我挡在了厚厚的人墙外,人群里边短暂的骚动过后,是沉闷的死寂,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需要稀释一下这种沉闷——我吹响了随身携带的麦笛,片刻,人墙裂开一道口子,那老爷爷朝我缓缓走来,沧桑的大手一把紧攥我的稚嫩小手,两只笨拙的手指捏着细细的麦管含在嘴里轻轻地吹了起来,一老一少,一高一矮,深一脚浅一脚,长一声短一声,声声麦笛在幽幽的窄巷弄堂里如泣如诉,整个村子都在安静聆听老爷爷吹奏的麦笛,全村上了岁数的老人都默默地听着,淆然泪下……后来才知道这位老爷爷是从厦门“隔壁”的金门归来的,无限的乡愁化成了催泪的声声麦笛!

相聚总是短暂,离别无限漫长。某一年的某一月,福建厦门某部在常山江畔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军事实战训练,其中的一个班被安置在乡政府附近的姑姑家,我有事没事就爱往那儿凑,混得熟了,他们给我理发讲故事,我则给他们做麦笛,一人一支,一起吹响在常山江畔,开拔归队前,我又给他们每人做了一支麦笛,约定到达营部后再吹,但愿厦门“隔壁”的金门老爷爷也能听到他曾经吹过的声声麦笛……

江水落了又涨,小麦黄了又绿。若干年后,我也挤上了那条渡船,驶向彼岸,踏上漂泊之旅。只不过,我在兜里揣了支麦笛……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徜徉十里柚香街,逡巡乡间的美丽庭院,实在难觅儿时嬉戏的模样,曾经的玩伴相视而笑不言不语!漫步悠悠常山江畔,早已不见曾经的渡船,取而代之的是座座现代化桥梁,车水马龙。唯有江风拂过耳际的隐隐鸣响恍若声声麦笛——一样的麦笛,一样的热土,一样的你和我……

[小说天地]

邂逅

广昌崽

在我多年游历名山大川的过程中,每到一地,总是千方百计去寻找心目中的小桥流水处,最好水桥边还有一棵古树——这样的一幅画面,不说梦寐以求,也算情有独钟。如此的坚定执着,不知道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还是什么时候头脑中蕴育的?

这一次,时值春夏之交,单位组织外出疗养,目的地是江南的一个美丽乡村。吃罢旅游早餐,同事们都去登山了,我向导游请了假,说在村庄里逛逛即可。

好像是命运注定有奇迹发生。当我走在这个绿荫如春的村口,一幅冥冥之中熟悉的画面惊现在眼前:一弯古桥,一溪碧水,旁边果然有一棵古树。朦朦胧胧的儿时记忆刹那间跳将出来,我内心在呼唤: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家乡!

桥下,有一位穿着橘黄色的清洁工人,正在打捞水面上零星的垃圾,我缓缓地走过去,与他攀谈起来,他说,我们这个黄家村已有千年历史,村民绝大部分是黄姓,祖宗是河南潢川的,由于战乱天灾,迁徙至江南鱼米之乡,千百年来,繁衍生息,村名仍然沿用姓氏命名。

看着这位年龄相仿的兄长,听着亲切的乡音,我似乎找到了家的感觉。我悠闲地坐在树底下桥岩边,留意着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举手投足,尤其是那张国字脸,竟然与我有几分相像,无意之中他道出了秘密——听他母亲说,他还有一个弟弟,3岁那年被人拐骗,至今还没有找到。

我心里顿时又一惊,因为,在我成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常常有邻居的大妈大婶悄悄和我说过,我是养母买来的孩子,但是,看到养母待我如亲生己出,每当想问问自己的身世,到了嘴边就咽了下去。

而今天,面对这是个难得的偶遇,我斗胆地向黄大哥请求,能否上他家走走,他愉快地放下工具答应了。就在离桥头的不远处,我跨进了黄大哥的家,一进门,堂前一方全家福的镜框立马抓住了我的眼球,黑白泛黄的照片上,父母和三个孩子,一家五口神情专注,母亲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娃,其乐融融。黄大哥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冷不丁冒出一句:“这男娃真像你!”

此时,我的头脑也正在飞速地旋转,这熟悉的村口,这熟悉的小道,这熟悉的乡音,还有这里熟悉的一切……我真的回家了吗?!

一番寒暄之后,我得知,黄父由于常年在外奔波找丢失的儿子,劳累成疾,前年已入黄土;黄母因为挂念小儿,经年以泪洗面,如今视力几乎失明。黄大哥随即把我引进房间,一个白发的老妇人正在闭目养神,他突然一句:“妈妈,今天我把弟弟找回来了!”我转而恍然大悟迎了过去,与老母亲相拥而泣:“妈妈呀,我终于找到了您!”老母亲摸着我的头一个劲地感叹:“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哪。”不知什么时候,大哥请来了村里医疗服务中心的医生,从我和老母亲身上抽取了细胞组织,委托医生尽快送到省城去做DNA鉴定……

然而,由于工作需要,我不能等到DNA结果。下午,我和疗养的同事们只得坐上回单位的车子。桥头的一幕再一次呈现:婆娑起舞的大树下,溪水东流,大哥搀扶着老母亲,车子叭的一声开走了,他们的身影仍然雕刻在那里,成为永恒。

待我回到现在的家里,常年躺在床上的养母已经病入膏肓,当她知道我这次在江南水乡的奇遇之后,从枕头下颤颤巍巍地拿出一个精致的鸡心盒,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顿时明白了——里面就是在老家刚刚看到那张照片缩小版!养母慢慢地伸出了消瘦的五指,紧紧地拽着我的手,说:孩子,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有机会你还是去问问把你卖给我的那个人……

[诗歌长廊]

宋诗之河

詹诗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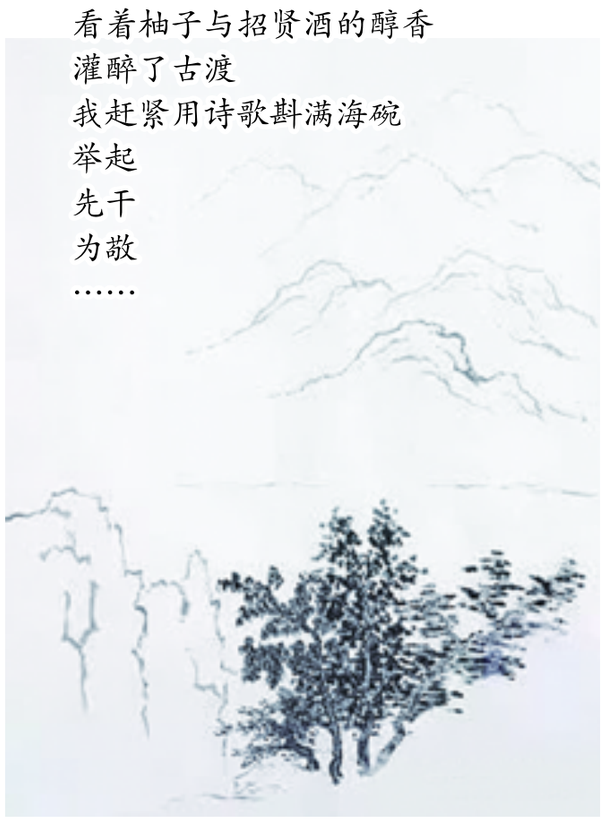
江南水乡风物清嘉
漫城常山
更是散发出璀璨的魅力
今天
我们一眼千年追万里
穿越了关山万里之外的风沙
穿越了千年的寂寞和云烟
循着钱塘江
溯源而上

岁月的河边
一路清和
婉转,悠扬
一路高歌
澎湃,激昂

常山江畔
春天
两岸红杜鹃与紫杜鹃豆蔻梢头
灿如朝霞
夏天
柳笑着
妩媚的腰姿
摇曳成一串串铃声
秋至
水醉了
漫溢的甜蜜
荡漾成一圈圈涟漪
冬来
山茶花玉容雪肌
娴静淡雅

福也,好啊!
这清脆嘹亮的喝彩声
与宋诗文化懈逅
迸射出耀眼的火花
文脉在传承中焕发勃勃生机

看着柚子与招贤酒的醇香
灌醉了古渡
我赶紧用诗歌斟满海碗
举起
先干
为敬
……



古渡怀忠简公二首

赵木兰

一

古道林荫溪壑长,
思贤忆昔到黄冈。
烟岚万叠秋山寂,
似听吟声传庙廊。

二

蓬船似箭下杭州,
北蛮仓惶霸气收。
两度出山肩重任,
一朝为相主沉浮。
江潮魂化子胥恨,
楚水魄沉屈子忧。
人世几回伤往事,
萧萧落木正深秋。